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正傳卷二十三

明 湛若水 撰

成公

簡王元年 六年晉景十五年齊頃十四年衛定四年蔡景七年鄭悼二年曹宣十年陳成十四年杞桓五十二年宋共四年秦桓二十年楚共六年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以始終乎非禮之會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正傳曰立者始建之名武宮者公羊以爲武公之宮是也書立武宮明非禮也胡氏曰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毁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毁已

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愚謂但如此直書而不宜之義自見矣不必執立之一字而以謂不宜立也

取鄟

正傳曰鄟公羊以為邾婁之邑穀梁以為國然而書取則穀梁之說是也書取鄟則魯君滅國絶世之罪見矣胡氏曰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

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縁季氏也朝吴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

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愚謂春秋垂世立教之書其文既因魯史其義孔子以為竊取豈容有所曲意以隱君父乎胡氏之說以此愈離而愈逺至謂滅而書取為隱而尊君其直書滅為不隱而抑季氏之為臣則非夫子之意且所謂取者即滅矣何足以為隱乎故不立文義據事直書

書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亦春秋之本意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正傳曰書衛孫良夫帥師侵宋紀憤兵也左氏曰二月晉伯宗夏陽説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説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愚謂由

是觀之衞晉特以宋之辭會而遽不勝其憤興大衆援吳楚之兵以伐諸侯帝王之裔其罪自見矣

夏六月邾子來朝

正傳曰汪氏云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夫天王崩報赴諸侯所當奔喪之不遑而乃朝魯據事直書觀者自見其不臣之罪矣

公孫嬰齊如晉

正傳曰嬰齊叔肸子書公孫嬰齊如晉著非禮也夫

邦交之禮有會同聘弔而已今據左氏云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則是非禮之行也夫以天王之喪不奔而汲汲於謀伐宋以如晉其罪大矣

壬申鄭伯費卒

正傳曰費鄭伯名謚悼公書壬申鄭伯費卒紀隣國之大故也書日者報之詳故詳書之非有可與而日之也故凡日者不足以為與之矣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正傳曰書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紀無名之兵也左氏曰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胡氏曰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潜師侵掠無名之意葢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卿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

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愚謂他不足恠也魯謂以獻子之賢而不知乎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正傳曰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譏不義也而其伐喪之罪可見矣左氏曰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觀

此則楚之伐鄭無他罪惟以其從晉之私憤耳夫以鄭伯費之喪未踰時在禮諸侯有吊賻相恤之義而楚遽興大衆逞私憤雖冒伐喪之名而不顧真夷狄之行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正傳曰書季孫行父如晉著聘禮也左氏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夫遷都大事也以賀遷而聘為有詞矣故曰近禮而無害於義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正傳曰書晉欒書帥師救鄭善其救也夫鄭舍楚從晉棄楚即晉一宜救也楚伐鄭之喪二宜救也故春秋書以善之左氏曰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

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
有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
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
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
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
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胡氏曰荆
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大逆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
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逆即順是改過遷

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師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羽而苗格者舜也因

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簡王七年晉景十六年齊頃十五年衛定五年蔡景八二年鄭成公睔元年曹宣十一年陳成十五年杞桓五十三年宋共五年秦桓二十一年楚共七年吳壽夢二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正傳曰何以書志異也夫牛祀天之大牲也鼷鼠再

食其角異之大者也書之既以志異又使人思之以為神不歆非類魯之郊天非類也天或不歆之故鼠再食其牛角乎聖人之意深矣書正月者古之郊天以冬至十一月周之正月是也其不日者忘乎日有司之怠也免牛則不郊矣穀梁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杜氏曰稱牛未卜曰免放也

吳伐郯

正傳曰吳古荆蠻之國太伯之後也書吳伐郯紀吳人侵中國之始也左氏曰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愚謂按此則當時已疾其入伐中國矣此亦春秋之意乎其稱國而不爵者魯史以遠而畧之也胡氏謂稱國以伐為狄之者非聖人之意也他倣此

夏五月曹伯來朝

正傳曰書曹伯來朝著邦交之禮也汪氏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夫以嗣位來朝則得邦交之正禮事大之常道而非為私而來矣故春秋書以與之

不郊猶三望

正傳曰書不郊猶三望則非禮之非禮自見矣夫魯之郊非禮也其三望亦非禮也天子祭天地日月星辰天下山川夫山川則四望也魯諸侯祭境内泰山

於一望得禮矣而又僭三望而四焉非僭天子之禮乎故春秋非之意在言表矣胡氏曰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内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内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畧言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正傳曰書楚伐鄭著憤怨之兵也書諸侯救鄭大攘夷之義也書同盟見同心於攘夷狄尊中國也左氏曰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胡氏曰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師

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絶而罪自見者也
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
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
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
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横憑陵
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
同病楚也愚謂胡氏謂不待貶絶而罪自見此春秋
之正義聖人之所竊取而因魯史之文者也若皆以

此觀春秋豈不灑然矣哉然又以爲書名書師師書伐而無貶詞則亦未免猶泥於義例之説也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始終其善會也且以謹君之動而重反面之禮也

吴入州來

正傳曰州來楚之附庸要害之地書吴入州來著交暴之兵也而傷中國霸圖之不振聖人攘夷之情見

矣左氏曰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

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愚謂此州來之入巫臣之為也有制夷之

功亦有召夷之患如病人之苦毒藥者又引毒藥以攻之一毒去而一毒生豈其國家之利乎

冬大雩

正傳曰書冬大雩則非禮之禮自見矣穀梁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餘義見于前

衛孫林父出奔晉

正傳曰林父良夫子書衛孫林父出奔晉著叛君之罪也左氏曰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

如晉晉反戚焉愚謂戚者林父之邑左氏謂衛侯如晉晉反戚者高氏所謂恃晉反衛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林父忠義苟孚於君則何必去父母之邦以墮先君之世禄而定公惡之必有以先見其惡矣及恃晉反衛終成逐君之惡宜哉

簡王八年晉景十七年齊頃十六年衛定六年蔡景九年鄭成二年曹宣十二年陳成十六年杞桓五十四年宋共六年秦桓二十二年楚共八年吳壽夢三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正傳曰書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並譏之也夫晉侯使韓穿來言晉以一言與之又以一言奪之是晉之失也魯以晉力復之又以晉言歸之是魯之失也左氏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貳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

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徳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徳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公羊曰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愚謂果如公羊此言則晉侯小不忍而忘大義也夫汶陽之田魯舊物也齊還其所侵於魯天

下之大義也惜也晉不足以知此宜其伯圖之不振也胡氏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令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蓋得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正傳曰書晉欒書帥師侵蔡則陵暴之罪自見矣夫蔡有罪奉詞致討可也而以中國霸主為盜賊之計可乎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高氏曰為其不與晉盟會也此皆以私憤報復非仗天下之大義聲罪致討者也左氏曰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愚謂由是觀之則晉之君臣惟功利之急

而非有服天下之遠圖其得罪於春秋宜矣

公孫嬰齊如莒

正傳曰書公孫嬰齊如莒非禮也左氏曰聲伯如莒逆也夫大夫非君命不出境故聘禮也託而逆婦非禮也是故春秋非之

宋公使華元來聘

正傳曰來聘行昏聘之禮也左氏曰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是矣何以書志禮也賢伯姬也伯姬賢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正傳曰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志禮也表伯姬之賢也左氏曰禮也公羊子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愚謂合二氏之言而觀之則納幣為為昏禮之常而亦書者以伯姬之賢而表異之爾若胡氏以使卿為非禮而書之則是譏其非禮矣豈其然乎夫昏人道之始禮之至重者也陽先乎陰男先乎女凡可以致其重者無不重焉故丈夫親為授綏親行合

登之禮而不以為卑屈皆所以致重之之意也曾謂以伯姬之賢重之以公孫壽即以為非禮而譏之乎參以二氏之傳則知其為禮書之以録伯姬之賢而謂譏之者誤矣觀於九年二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非卿耶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正傳曰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著専殺之罪也夫大夫皆命於天子故其禁曰無専殺大夫今按左氏

曰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由是觀之則同括無罪特以譖見殺耳是專殺之罪成於諸也春秋書之晉侯之罪著矣不必如胡氏所謂稱國

以殺而不去其官而後可以見晉之失政刑矣故春秋之不明以義例害之耳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正傳曰書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則其失禮自見矣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胡氏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

所慎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内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畿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正傳曰書杞叔姬卒志歸女之大故也左氏曰來歸自杞故書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正傳曰書晉侯使士燮來聘僑如會士燮齊邾伐郯

著陵暴之罪也且見成於晉也左氏曰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貳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由是觀之則伐郯之師强陵弱衆暴寡此謀起於晉晉之罪也魯不能自立而從之魯之罪也吳氏曰吳初伐郯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或恤亡無日矣當其伐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

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旣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

正傳曰何以書志禮也公羊曰録伯姬也左氏曰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胡氏曰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愚謂禮於衛晉二國之媵無貶獨齊人來媵則為異姓且越禮矣

簡王九年晉景十八年齊頃十七年衛定七年蔡景四年鄭成三年曹宣十三年陳成十七年杞桓五十五年宋共七年秦桓二十三年楚共九年吳壽夢四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正傳曰書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葢善之也善其悔也善歸乎正也左氏曰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愚謂杞伯來請逆則叔姬未有可出之罪及歸魯不得其所而死是杞致之也此杞伯所以悔而來請逆其喪以歸云歸者歸其家也婦人謂夫家為歸也春秋善改過遷善故與之穀梁引以為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

之是使人絶改過遷善之門矣胡氏曰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攷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

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内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録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斁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正傳曰蒲衛地也書公會晉及諸侯同盟志譏也其

同不同於事可考矣左氏曰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胡氏曰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衞獻公言于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貳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愚謂觀於二傳蓋得之矣然他經書同盟以為同心者泥

一字之文不亦異乎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出入也君舉必書況遠出乎

二月伯姬歸于宋

正傳曰書伯姬歸于宋重昏禮也昏禮人道之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正傳曰季孫行父卿也書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紀異

禮也以著伯姬之賢也致女使卿異之也致女而書

異之也公羊曰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録伯姬也穀梁曰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也愚謂觀此則胡氏前於宋使公孫壽來納幣以使卿非禮書之為貶則誤矣又按左氏載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

之重勤又賦緑衣之卒章而入覲此亦可見一時禮意之隆而伯姬之賢益彰矣

晉人來媵

正傳曰書晉人來媵志禮之正也著伯姬之賢也左氏曰禮也夫禮一國嫁女二國媵之其姪娣皆從禮之正也公羊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愚故曰著伯姬之賢也胡氏曰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信其

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愚謂觀此說則前公孫壽納幣使卿為特厚伯姬之賢不得為非禮矣且此亦稱人又何義乎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正傳曰無野齊侯名名之無他義則夫先儒以名不

名取義者惑矣書齊侯無野卒紀與國之大故也書日者報之詳也則夫以日不日取義者惑矣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正傳曰書晉人執鄭伯見其執之非也書晉欒書帥師伐鄭見其伐之非也左氏曰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愚謂按此則晉之惡自見矣夫國君於遠人

不服當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可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愛人不親反其仁楚人以重賂求鄭鄭貪其賂而與公子成會于鄧則鄭貳於楚背華而從夷固有罪矣晉於鄭伯復來歸歸斯受之可也既來則安之可也不知自反乃執諸銅鞮猶之人來禮已而執之座上可乎又使師師伐之而乘其虚如執禮已者於座上又使乘其主不在而掠其家可乎故直書其事不待人晉而罪自見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正傳曰書葬齊頃公禮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故有恤隣之禮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正傳曰鄆莒別邑也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著楚罪也書莒潰楚人入鄆甚楚罪也聖人抑楚尊周之情見矣左氏曰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莒人囚楚公子

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胡氏曰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

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兵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愚謂此言是也但謂特書日以謹之云云則鑿矣

秦人白狄伐晉

正傳曰書秦人白狄伐晉重秦罪也按左氏伐晉之舉與諸侯貳故也晉如有罪約與國請王命聲罪致討夫誰敢不服今乃不請王命而伐之一罪矣又援白狄而伐之是猶引外人而攻其鬩墻之兄弟可乎二罪矣又如引毒藥以攻疾疾去而毒病愈甚可謂得討乎三罪矣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以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

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愚謂此說是也至於謂稱人為貶詞則觀所書不待稱人而貶責之義見矣

鄭人圍許

正傳曰其君不在皆其大夫國人之謀故曰鄭人衆之稱也書鄭人圍許志詭謀以圖全也左氏曰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愚謂信斯言也則謀雖詭而意正矣項羽執太公將烹之以告漢高祖曰吾與項王結為弟兄吾翁即若翁而欲烹而翁幸分我一盃羹項羽乃不烹太公亦此意耳

城中城

正傳曰中城者內宮之外外城之內也書城中城則其是非自見矣左氏曰書時也穀梁曰城中城者非外民也由二傳觀之城於冬為時城中城為非為外民故城中城雖時猶非也胡氏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非敗曰百雉之城七里之國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簡王五年

十年

晉景十九年辛齊靈公環元年衛定八年蔡景十一年鄭成四年曹宣十四年陳成十八年杞桓五十六年宋共八年秦桓二十四年楚共十年吳壽夢五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正傳曰書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譏伐危也鄭伯

執在晉矣乘其虚危伐之得為武乎不行聲罪之師而潛師掠境為盜賊之計耳故春秋直書而其罪見矣左氏曰衛子叔黒背侵鄭晉命也愚謂不揆於義而惟晉命之從以陷於不義見衛之無人矣胡氏乃又謂其曰衛侯之弟者以子叔黒背有寵愛之私故孫林父甯殖得以出衛侯衎而立黒背之子剽特書弟以為後戒則去經之本指甚遠矣葢其書弟自是實事耳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正傳曰不從者不從人謀也書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則非禮自見矣夫魯之郊非禮也古者郊以至日故不卜郊考前經可見今所卜者葢是祈穀四月乃四陽之月夏之二月也因不從不郊而書之則魯僭竊之罪見矣穀梁曰五卜強也則又非禮矣公羊曰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正傳曰書公會晉齊宋衛曹五國之君伐鄭而伐之
善惡自見矣左氏曰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
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
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
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
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於修澤
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愚謂左氏誤矣豈有父病未
卒而遽立其子以會者乎然則是篡也蓋鄭伯在晉

晉與諸侯伐而歸之以求成也夫伐其亂可也歸其君亦可也成其平亦可也而使其國有弑立之禍亂者誰歟故春秋書之

齊人來媵

正傳曰書齊人來媵著非禮也禮同姓媵異姓否媵以二國而不以三國以九女而不以十二女魯伯姬之嫁晉衛來媵矣齊又媵於魯則為異姓為三國為十二女矣其來者受者皆非禮也公羊曰三國來媵

非禮是也然又以為皆録伯姬婦人以衆多為侈則

其言支矣

丙午晉侯獳卒

正傳曰獳晉侯名書晉侯獳卒紀霸國之大故也諸

侯有弔賻相恤之禮焉

秋七月公如晉

正傳曰書公如晉志弔禮也而其非禮見矣禮必以

序稱情而行者也天王崩魯不如周故不見於策書

今晉侯卒隣國固有奔喪弔賻之禮事大之儀然使卿大夫往而已今又不行於天王而行於盟主可得為循序稱情之禮乎左氏曰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𬌗我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胡氏曰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喪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

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愚謂奔喪吊賻諸侯親往者事天子之禮使大夫士往者事大之禮也今不行於周而行於晉非禮也左氏謂公如晉晉人止之使送葬晉侯之卒至是三月非葬期二傳皆以為葬晉侯非也初本來奔弔而晉人脅之使送葬耳然則書如不書葬宜也非諱也然禮有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之文據胡子之說則禮之文皆非歟然而此既不行於今使大夫往可也

冬十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春秋正傳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二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沈愁

春秋正傳卷二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成公

簡王六年十有一年 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靈二年衛定九年蔡景十二年鄭成五年曹宣十五年陳成十九年杞桓五十七年宋共九年秦桓二十五年楚共十一年吳壽夢六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著危辱也君舉必書况成公如晉留晉者九月危且辱焉故書之左氏曰晉人以公

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愚按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成公於晉侯之喪不計同盟之不至而遽以奔弔恭而非禮矣宜乎其見止於晉脅其送葬又脅其受盟而後遣之歸危辱甚矣故春秋書至使人可考而知以為戒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正傳曰聘來莅盟也書晉侯使郤犨來聘及郤犨盟非禮也夫聘者邦交之大禮所以通誠信而睦鄰國

也郤犨之來為莅盟也非聘也以莅盟而聘則誠信何在臣與君盟則禮義何在况成公以奔喪至晉止之而使送葬又留之九月而脇之盟及歸而莅盟之使至矣晉之無道如此無惑乎諸侯之不服也已左氏又載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外妹嫁施孝叔之婦以與之若其事可信則亦可以見魯國君臣之無道宜乎其屢見窘辱於人也已

夏季孫行父如晉

正傳曰書季孫行父如晉志拜盟也非禮也左氏曰季文子如晉報聘且莅盟也愚謂名為報聘實拜盟耳非莅盟也魯人屈於晉亦已甚矣安能致晉之與涖盟乎夫兩下之勢相當彼此有欲盟之心曰涖盟可也晉之勢視魯之卑屈目中已無魯矣安肯復許之涖盟乎

秋叔孫僑如如齊

正傳曰書叔孫僑如如齊志聘禮也左氏曰秋宣伯

聘于齊以修前好愚謂聘問之禮諸侯所以通誠敬而睦隣國也晉不修禮義諸侯稍畔之成公盡禮屢見窘辱乃捐歸汶陽之忿修前日之好故使僑如往聘春秋大釋怨亦在所與也

冬十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史法也

簡王十有二年晉厲二年齊靈三年衛定十年蔡景十七年三年鄭成六年曹宣十六年陳成二十年杞桓五十八年宋共十年秦桓二十六年楚共十二年吳壽夢七年

春周公出奔晉

正傳曰周公名楚天子之三公也何以書左氏曰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愚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況王者無外將焉逃乎背君無上之罪不可逃矣胡氏曰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

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以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絶于天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正傳曰書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善之也左氏以為會于瑣澤成故也成也者平也信斯言也則三國平而諸侯睦矣怨釋而和睦以息人民春秋之所善也按左氏載宋合楚晉之盟不見於經此華夷之大關

豈聖人削之而不書乎其不足據信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正傳曰交剛狄地名書晉人敗狄于交剛志攘夷之兵也左氏曰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夫帝王之待遠人固有道矣來則驅之去則勿逐此舉也晉非先加于狄狄來侵而驅之耳猶為得御夷之道然至于其地則遠矣故春秋書之

冬十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簡王十有三年晉厲三年齊靈四年衛定十一年蔡景八年十四年鄭成七年曹宣十七年卒陳成二十一年杞桓五十九年宋共十一年秦桓二十七年楚共十三年吳壽夢八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正傳曰書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則貪憒之非自見矣

程子曰不以上命興諸侯師故書乞胡氏曰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

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内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内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讐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愚謂其行人之來詞本

稱乞故史書乞聖人筆之春秋蓋深賤之其竊取之義見矣非仲尼特書乞也左氏曰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三月公如京師

正傳曰書公如京師譏之也夫公如京師則朝王可知矣而不言朝王者志不在朝王也非朝覲之正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正傳曰書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則尊王之義微而擅伐之罪著矣言自京師者聖人寓尊王之義也言遂會諸侯伐秦者見在京師可以請王命與諸侯奉討矣而遂私會諸侯以伐秦焉非擅伐而何以其冒擅伐之罪而知其無上之心非尊王之義矣左氏曰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

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絶秦云云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

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

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胡氏曰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備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

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廵狩于方嶽則朝
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葢闕
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
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
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至矣其義得
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
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曹伯盧卒于師

正傳曰盧曹伯名書曹伯盧卒于師穀梁云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愚謂穀梁稱傳曰則當時相傳别有傳而今亡矣左氏曰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秦謹君之出入也然據事而觀則見公之如京師非朝王也伐秦也可知矣

冬葬曹宣公

正傳曰書冬葬曹宣公志同盟之大事也諸侯有相恤之禮赴至故書之穀梁曰葬時正也左傳曰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簡王十有四年晉厲四年齊靈五年衛定十二年卒蔡九年景十五年年鄭成八年年曹成公負芻元年

陳戌二十二年杞桓六十年宋共十二年秦桓二十八年卒楚共十四年吳壽夢九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正傳曰書莒子朱卒志與國之大故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正傳曰林父良夫之子書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則其出其歸而其君臣之非並見矣按左氏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但言惡不言得罪之由是私惡之使出也林父不思世卿無去國之義而遽出奔晉則臣

之出與君之出之皆非矣定公不念宗卿之嗣而追復之至於畏晉而納焉林父亦無君命而倚晉之强以納歸于衛是臣之歸與君畏晉納而歸之皆非矣
左氏曰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愚謂觀此則其是非

較然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正傳曰書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志昏禮也昏禮人道之始也左氏曰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愚謂或疑公不親逆而使同姓之卿為非然而國君守社稷如使卿逆之至境内為館以行親迎焉何不可之有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正傳曰書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志憤怨之兵也左氏曰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愚謂此則鄭之強陵許之弱一伐再伐卒入其郛其虐甚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正傳曰書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譏非正始之義也夫親迎所以正始也如卿迎之至境君親迎於境上之館而後成其為婦為夫人可也今卿迎之至

是則婦夫人成之於不親迎矣胡氏曰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正傳曰臧衛侯名書庚寅衛侯臧卒志鄰國之大故也諸侯有相恤之禮焉具時月日者赴之詳耳左氏曰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

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内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衍之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異母弟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正傳曰書秦伯卒志盟主之大故也不名者赴不以名也然則史之書皆縁報赴之詳畧矣

簡王十年十有五年晉厲五年齊靈六年衛獻公衎元年蔡景十六年鄭成九年曹成二年陳成二十三年杞桓六十一年宋共十三年卒秦景公元年楚共十五年吳壽夢十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正傳曰書葬衛定公志鄰國之大事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有會葬之禮焉來赴故書之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正傳曰書仲嬰齊卒志國卿之大故也腹心手足其休戚一體也公羊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

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殺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

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
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
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
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
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胡氏曰嬰
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
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
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

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愚謂二傳之論仲嬰齊皆誤矣夫為後與為子不同為後則繼其世緒兄弟猶可以相及為子則續其嗣昭穆不可以相紊公羊謂為人後者為之子非也而胡氏以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倫亦非也如使兄弟相繼為父子則殷之兄弟相繼四世其長兄將不稱為高祖乎亂倫之大者也據公羊傳諸大夫稱仲遂為仲氏則見嬰齊之父襄仲賜氏世卿子孫因以為族

故嬰齊書仲諸大夫稱仲氏正也故魯人以弟後兄非以弟嗣兄也觀春秋之經不與稱公孫斷可見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正傳曰書公會諸侯世子大夫同盟于戚善其會也討曹伯負芻之簒弑也程子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旣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旣同矣愚謂會者會諸侯也

會盟者方會同盟而未盟執之於會也執然後與諸侯盟共聲其罪也不動干戈而罪人斯得不虐其民不貪其有斯春秋善之矣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正傳曰曹伯負芻也負芻負篡弑之罪諸侯討之而春秋猶爵而不名者可見春秋因魯史之文而非聖人增損其字以為與奪矣他做此書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志伯討也善其尊王之義也夫負芻初弑立

諸侯請討之晉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則志固欲討之矣今以會而名之執于會又歸于京師殺之于天吏焉是下不虐民上能尊王得春秋之義者也左氏曰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胡

氏曰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愚謂胡氏稱侯書爵惑矣然則稱曹伯亦爵也能充其類乎益史稱曹伯故亦書晉侯執其善不待書爵而自見矣是討也諸侯皆在何以獨書晉侯益晉

侯之志也前年云請侯他年已定之矣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志反面之禮也始終乎會之善也

夏六月宋公固卒

正傳曰固宋公名謚共公書卒志與國之大故也

楚子伐鄭

正傳曰書楚子伐鄭志猾夏之師也鄭蓋嘗從楚矣

何以謂之夏晉楚同盟而鄭已反為夏矣楚背盟而猾夏故春秋書以誅之左氏曰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愚謂夫義利之本也楚舍其義而惟利圖未有不反受害

者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正傳曰書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志與國之大事也來赴必往葬故書之禮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況共姬之親乎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正傳曰書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善出

入之正也書宋殺其大夫山誅背族也書魚石出奔楚著逆黨也左氏曰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

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茍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

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雎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胡氏曰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禄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然山以負背

族之罪而見殺乃其所也胡氏乃又謂山背其族故不書氏是惑於左氏之說而不知山之罪不係去其氏而後見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

正傳曰鍾離楚地近吴書會諸侯會吴于鍾離則華夷之勢可見矣中國弱而夷狄强也而聖人嘆世之情著矣公羊有殊會吴外吴之説穀梁有會又會外

之之說皆非也程子曰吳益强大求會于諸侯諸侯
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
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襄十年柤之會十
四年向之會與此同愚謂此說得之矣胡氏曰殊會
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
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
不能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
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

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愚謂殊會號舉之説義例之弊也蓋吳無念爾祖太伯之至德蔑棄禮義僭竊稱王又在荒遠不能自進於中國故畧之耳

許遷于葉

正傳曰葉汝州葉縣近楚書許遷于葉閔小國之失守也左氏曰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

子申遷許于葉張氏曰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暱荆楚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李氏曰許以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皆避鄭也又二年而滅於鄭游速矣觀其所主而成敗見許之逃中國而主楚其亦不善擇所從哉

簡王十一年

十有六年　晉厲六年齊靈七年衛獻二年蔡景十七年鄭成十年曹成三年陳成二十四年杞桓六十二年宋平公成元年秦景二年楚共十六年吳壽夢十一年

春王正月雨木氷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雨木氷公羊曰雨木氷者何雨而木氷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曰傳曰根枝折胡氏曰雨木氷者雨而木氷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氷者凝陰兵之類也氷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程子曰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

其實皆應之然漢儒書灾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正傳曰滕子左氏以為滕文公以世次考之孟子時滕文公為世子則左氏之説未可據信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正傳曰書鄭公子喜帥師侵宋著不義之兵也鄭附中國善徒義矣旋復變於楚以侵宋境豈非所謂下

喬木入幽谷乎左氏曰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陂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由是觀之鄭乘宋之不儆潛師掠境為盜賊之計是夂從於楚化於夷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志天變也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正傳曰書晉侯使欒黶來乞師著貪勝之罪也左氏

曰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愚謂孟獻子以欒黶來乞師卑讓有禮而知晉兵之有勝則唯禮可以勝人之兵謙受益天之道也雖然晉人以兵力之不足而乞師

於魯以決勝而遂其志得非貪勝乎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正傳曰晦者晦冥也兵慘之象書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志攘夷之兵也敗績言楚子而不言師言鄭師而不言伯互文以見楚鄭之君親行師而敗績也胡氏以為不書楚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則誤矣左氏曰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

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
禮信戰之器也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内棄其民而外
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
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
不復見子矣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
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
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
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今我避楚

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强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伯州犁以

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

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餘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内旗於弢中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

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狥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

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胡氏曰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内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予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内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愚謂晉之攘楚鄭是矣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其禦夷狄來則驅之去則勿逐胡氏獨取范文子之謀萬全之策

葢得之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正傳曰側子反名書楚殺其大夫側非其殺也而其覆師之罪擅殺之惡並著矣左氏曰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

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愚謂按此則側服亡師之罪矣楚子以言激側側是以死此春秋所以書殺而罪其擅專也方楚師之初出申叔以德刑詳義禮信告諸子反棄楚之必敗曰吾不復見子矣是敗師者子反也所以致敗者非子反也惜乎子反平時既不以六事事其君以明其政刑臨大事又醉於穀陽豎之獻飲君召之謀而不能見以致宵遁敗師而身死可鑒也已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正傳曰初言公會諸侯于沙隨又言不見公者初公約會及會而晉不見之也何以書著晉之侈心無禮也夫鄭之從楚楚之背晉與諸侯一伐之亦可以已矣連兵搆怨禍無已時非侈心乎魯侯既與約會而不見非無禮乎何以盟中國也左氏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

使之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愚謂觀此則不見公者以譖也程子曰晉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

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胡氏曰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

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君出入必書禮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正傳曰尹子杜氏以為王卿士子爵書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則擅興結怨之罪見矣

曹伯歸自京師

正傳曰書曹伯歸自京師著逸刑也曹伯負芻弒太子而自立晉帥諸侯會而執之歸于京師可謂討有罪矣天子不能正之以王法釋而歸之可謂無王法矣左氏曰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愚謂子臧嘗為臣者義則然矣晉侯不思率諸侯而執之者何心又許吾歸而君為請於王而釋之者又何心也此之謂失本心當是時人欲橫流天理絶滅良心死

矣穀梁曰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非也程子曰自京師王命也胡氏曰書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正傳曰書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善其舍也紀其舍而罪其執也左氏曰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

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二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

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隷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

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愚謂觀此傳則晉初聽僑如之譖蓋將執行父而殺之矣及從聲伯之請而舍之于苕丘可謂能悔過以反於正也已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正傳曰書叔孫僑如出奔齊志罪人之逸也高氏曰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魯人立其弟豹以為叔孫後夫將作難以亂魯國者僑如也故書出以出之立其弟以絕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正傳曰書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善釋怨也夫晉人執行父曲在晉也行父不以為怨而與之盟可謂善釋怨者也春秋善釋怨故書以與之

公至自會

正傳曰此云會者言會諸侯以伐鄭也書公至自會志反面之禮也

乙酉刺公子偃

正傳曰偃鉏二公子公之庶弟也書刺公子偃殺無罪也夫偃若有罪自當聲其罪與衆棄之乃刺之是為盜賊之計耳書其刺則偃無罪可聲亦可知矣胡氏曰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鄢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宣伯使告郤犨曰魯

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

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愚謂觀此則刺偃季孫為之也與郤犨盟而歸刺之孰謂季孫為魯之忠良乎

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晉厲七年齊靈八年衛獻三年蔡景二十五年杞桓六十三年宋平二年秦景三年楚共十七年吳壽夢十二年　十八年鄭成十一年曹成四年陳成

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正傳曰書衛侵鄭則連兵結怨之罪見矣左氏曰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宫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愚謂觀此則衛之侵鄭連兵結怨互相報復而不恤其民則將何所紀極乎此聖人書於春秋之深意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正傳曰書公會諸侯伐鄭志黷武也夫鄭之從楚背
中國固有罪矣鄢陵之敗鄭不悛十六年秋諸侯再
會伐之今十七年春又會伐之糜爛其民而不恤可
謂黷武甚矣故春秋惡之左氏曰夏五月鄭太子髡
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
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愚謂鄭之
屢從楚諸侯屢伐之而不悛則治人不治反其智修

明政刑尊上睦鄰安其人民修文德以來之可也否則來則禦之可也不䘮之圖而乃會諸侯連兵相黨禍無窮極矣則亦何以異於楚鄭哉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正傳曰書同盟于柯陵著同心於邪也左氏曰尋戚之盟也穀梁曰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程子曰諸侯同病楚也愚謂鄭從楚以背中國滅天理無人心人人之所同惡然來則禦之去則勿逐以蠻夷治之可

也而乃結黨勞衆連兵構怨相尋無已豈非以暴易暴乎故春秋書之

秋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左氏曰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愚謂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當時諸侯輕出勞而無功可謂好謀而成乎

齊高無咎出奔莒

正傳曰書齊高無咎出奔莒則君臣之間奔之者與

奔者之惡自見矣左氏曰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名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名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

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鮑牽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言自刖足取愚謂齊靈公聽其母之邪譖而逐無咎無咎不能以道事君以孚其心至於疑間而去父母之邦則君之奔之臣之出奔皆非矣

九月辛丑用郊

正傳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云用郊者依禮郊用正月上辛之文書九月辛丑用郊志非禮也祭惟其時不時則非禮矣公羊曰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穀梁曰宫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胡氏曰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又曰或曰葢以人饗卬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

不相為用況敢用人乎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正傳曰書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罪貪勝也而其屈辱可見矣夫晉前以伐鄭而乞師今又以王人六諸侯伐鄭師亦衆矣而又來乞師蓋其貪勝之心重而屈辱之恥輕故不憚其乞之屢耳殊不知寡能勝衆不戰而屈人者在德而不在兵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正傳曰書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則黷武之甚可見矣左氏曰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愚謂鄭之不服諸侯至是伐之者三四矣王人與者再矣未聞能服之者不但為諸侯羞將不為天王羞乎舜命禹征有苗不服還兵增修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向使天子與諸侯息兵修文德以來之如又不服則天子聲其罪出命使方伯連帥奉詞以往伐之其誰不服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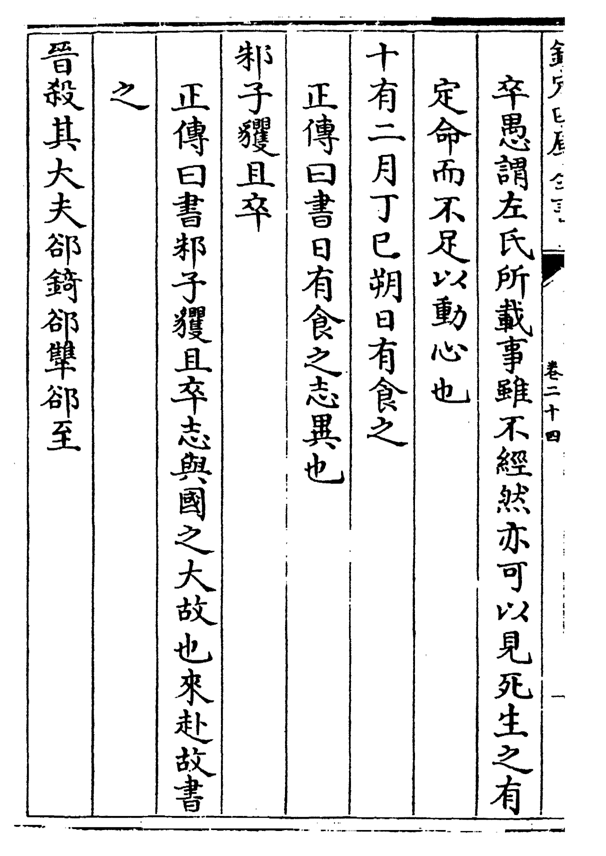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鄭謹君之出入也入則有反面馬左氏曰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愚謂諸侯伐鄭而楚救之諸侯還如是者再矣公於反面之詞則將何以為詞其辱宗廟甚矣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正傳曰書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志大夫之大故也卒大夫禮也壬申者穀梁以為十一月無壬申乃

十月也李氏曰以下文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則壬申為十月十五日愚謂壬申者乃嬰齊卒于貍脤之日也歸而史書之於十一月之下耳其理自明書地卒于外必有地故詳之也左氏曰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



卒愚謂左氏所載事雖不經然亦可以見死生之有定命而不足以動心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志異也

邾子貜且卒

正傳曰書邾子貜且卒志與國之大故也來赴故書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正傳曰書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罪專殺也而
厲公之無道並見矣左氏曰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
鄢陵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
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羊五田五亦嬖於厲
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
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
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
實名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

必敗吾因秦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

結社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
叔於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
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
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
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
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
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
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

愚謂觀此則見厲公昵嬖而殺忠如以刀自戕其股肱而不恤至於斃其身其昏愚甚矣故穀梁子曰自禍於是起矣

楚人滅舒庸

正傳曰書楚人滅舒庸罪陵暴也左氏曰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厘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槖師襲舒庸滅之

簡王十三年　十有八年　晉厲八年弒齊靈九年衛獻四年蔡景十九年鄭成十二年曹成五年陳

成二十六年杞桓六十四年宋平三年
秦景四年楚共十八年吳壽夢十三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正傳曰書晉殺其大夫胥童則可以殺而不可殺之義並見矣左氏曰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由是觀之胥童道君為亂可殺也然為天吏則可以殺之今書與偃不以請于天子刑之司寇則負擅殺之罪矣故曰不可殺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正傳曰書晉弑其君州蒲著弑逆之罪也左氏曰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

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愚謂按左傳則弒厲公者欒書中行偃也而春秋誅之乃不以名而以國分其罪者何也穀梁謂君惡甚矣厲公盡欲去其羣大夫而用其嬖無道之甚弒之者雖書偃之為乃國人之所同志也故書晉人使人考跡而觀同欲之者晉民而為之者書偃也胡氏曰弒君天下之大事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

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辭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

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闔閭如此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正傳曰書齊殺其大夫國佐則可以殺而不可以殺之義並見矣左氏曰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

清人殺國勝（佐子國佐弟）國弱（勝弟）來奔王湫奔萊慶封（克子）為大夫慶佐（克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愚謂據左傳則佐棄命專殺以殺叛其罪固可殺也然不以正之於王法而徒使士華免以戈殺之是自犯專殺大夫之禁矣

公如晉

正傳曰書公如晉志禮也而非禮見矣左氏曰朝嗣君也夫晉悼公初立逐不臣者七人舉六官之長皆

民譽霸業復振故公首朝之朝嗣君似禮矣然公即位十有八年矣未嘗正行朝王之禮而乃首朝同列可得為禮乎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正傳曰書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志納惡之罪也左氏曰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

乘戌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又左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愚謂由前傳觀

之則魚石以惡而復入者也楚鄭伐宋而納之是納惡矣觀西鉏吾之謀則宋固畏楚之强而許之納矣由後傳觀之則宋又有惡魚石之惡而拒之者矣夫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則楚鄭納惡之罪自見矣何必執以惡曰復入之說以見其惡耶胡氏又執不曰納之一字以為不與其納皆鑿甚矣

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謹君之出入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正傳曰書晉侯使士匄來聘志禮也左氏曰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正傳曰書杞伯來朝志邦交之禮也左氏曰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來朝

正傳曰書邾子來朝志禮也左氏曰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由傳觀之則邾子即位而來見得小國事大之禮故春秋書之

築鹿囿

正傳曰書築鹿囿著不時且病民也夫不奪民時政之大者也三時務農至冬役民正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正農功方殷之時而築囿焉非時矣公羊曰有囿矣又為也穀梁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

虞之非正也由二傳觀之則匪特奪時之病民而虞民利則病民之大者也

已丑公薨于路寢

正傳曰書已丑公薨于路寢左氏以為言道也穀梁曰路寢正也男子不絶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正傳曰書楚人鄭人侵宋著附楚黨惡之罪也鄭以中國附夷而崇姦與楚侵宋則附夷猾夏之罪著矣

左氏曰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正傳曰書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志大事也戎國之大事也左氏曰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

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正傳曰虛朾宋地書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著同心以崇華也左氏曰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愚謂觀此

則見楚鄭侵宋納魚石于彭城其崇姦濟惡以強陵弱列國同心以救宋圍彭城天理之正也書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言同心于德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正傳曰書丁未葬我君成公志國君之大事也左氏曰書順也杜氏曰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靖世適承嗣故曰書順得之矣

春秋正傳卷二十四